

中西紀事

中西紀事卷之七

江上蹇蹇

閩潮再犯

道光二十一年七月。英夷將犯浙。以舟師取道過閩洋。遂襲廈門。陷之。廈門當福建泉州之海口。興泉永道治焉。時顏伯叟任閩浙總督。因粵東之役。奏請移節入廈門。增兵戍守。撫事既成。接據泉州及興化各澳洋面探報。夷船游奕停泊。或三四艘。或八九艘。無虛日。方督修船炮。預備出洋攻擊。見粵東夷務增片奏中而英舟大幫已泊廈門外之鼓浪嶼口。當上年之犯廈也。爲鄧制使新募之水勇所敗。至是欲

修前怨。故聲言犯浙。將以乘閩中之不備而攻之。是月初九日。英人駛駕火輪兵船入港。制使調集水陸各兵禦于嶼口。開炮擊沈其火輪船一。兵船五。俄而英舟直撲口內。炮臺舍舟登岸。先犯陸軍。陸軍潰。金門鎮總兵江繼芸搶護炮臺不及。被夷砲轟擊落水死。延平副將凌志署淮口都司王世俊皆力戰殉焉。是時我水師瞭西洋船大幫連檣內進。皆游涌而逸。興泉永道劉耀椿及廈門同知顧教忠皆先後走。廈門遂陷。制使收集潰兵退守同安。英人方謀逞志于浙。踞廈未久。卽全數駛出鼓浪嶼。據謝蘭生思忠錄所記夷人在廈門肆掠有鄉民陳氏與之接仗夷衆五千我兵五百夷用車炮民用抬槍以一擊十夷兵死者以百計傷者

以千計陳氏之死者三人傷者十二人耳是以不敢久駐廈門而退屯鼓浪嶼也蓋英夷本欲犯浙又方受大傷是以全數退出八月制使督兵至廈門海口肅清商民復業遂以收復奏聞然自請嚴議奉

上諭逆夷沿海滋擾廈門尤其垂涎之地該督駐扎半年之久不能先事預防以致倉卒失事本屬咎无可追姑念夷人豕突而來弁兵奮力抵拒沈擊夷船六隻此時業已收回著從寬免其治罪仍交部嚴加議處欽此與泉永道劉耀椿係專防廈門大員因失守之後奔赴大營隨同大兵入廈收復制使以其功過相抵奏請革職留任

上質其罪亦許之是役也制使非無先事之備而爲粵東

撫事所誤。遽將所募之水勇八千。漫然散遣。未暇擇其精銳。撥補水師。以及于敗。然當其陳奏夷務。力排撫局。憤懣填膺。方自任專閫討賊之權。以作天下同仇之氣。初不意甫搜其鋒。而固已情見勢屈。暮氣乘之。是則才弱賊強者也。

上亦知受降非策。擇將爲難。故于諸臣之功罪是非。不欲顯爲別白。而制使以喪師辱國。悒悒告歸。踰年和議成。而廈門竟不返矣。

八月英夷再犯浙之定海。當義律之繳還定海也。伊相在浙。接奉粵東咨會。遣員收復。奏聞奉

上諭伊里布不遵諭旨。惟知順從琦善。屢次奏報。始以兵
炮未集。藉詞緩攻。繼以接得繳還定海之札。卽信以爲真。
已有旨令其折回本任。命裕謙馳赴浙江。作爲欽差大臣。
會同提督余步雲。迅速勦辦。欽此。方制使接署兩江總督。
聞伊相在浙逗留不敢進兵。心弗善也。至是以欽差專任
浙事。上書主勦。於以義律心懷叵測。繳還定海之說。恐售
其欺。請飭壽春鎮標官兵仍行前進。奉

上諭所奏極是。逆夷攻踞定海之後。姦淫搶掠。荼毒生靈。
凡我士民。志切同仇。人思敵愾。裕謙此次赴浙。以順討逆。
以主逐客。以衆擊寡。必當一鼓作氣。聚而殲旃。朕伫望該

大臣迅奏膚功。懋膺上賞。欽此。維時定海鎮海等處。尚有洋船四出游奕。制帥遣兵節次焚剿。並誅其官船之夷目一人。初英將踞定海。虐使定民。用法嚴酷。殺人者先以刀割裂其皮。納入水銀。周身灌注。遂活剝而懸焉。制帥既獲其酋令。如其法誅之。又夷人之死于定海者。令軍民掘其尸而焚之。通衢事浸聞于粵。粵東撫事方定。乃起報復之謠。以圖犯浙。然是時夷船方退出虎門。靖逆將軍痛勦乞撫之。奏至。

上見夷情恭順。方飭制帥將寶山鎮海等處。調防之官兵。體察情形。酌量裁撤。而制帥接得粵中咨會。以英夷在粵。

聲言將移兵入浙。報剝皮掘尸之恨。現傳聞有新到之兵船。人船一俟齊備。卽赴浙江。咨飭嚴防等因。前來時值南風司令。正海洋潮汐旺盛之時。制帥方次嘉興。乃奏請于六月二十九日。統領前此奏帶來浙之江甯駐防八旗勁旅。並徐州鎮標精兵五百名。由嘉興起行。前赴鎮海。會同提臣余步雲。撫臣劉韻珂。體察情形。相機籌辦。又言該夷以通商爲命。而通商有一定馬頭。奕山等旣爲籲懇。

天恩。自當籌及全局。與之要約。堅定爲一勞永逸之計。斷無僅令其退出虎門。仍復滋擾他省之理。現旣聞有赴浙之謠。何以不向該夷詰問。明白轉行。咨飭嚴防。以致沿海。

各省謠傳不一。風謠日甚。不但各省調防之官兵未便請撤。卽居民人等亦皆同仇敵愾。舍其本業而荷戈以待實于。

國計民生兩有關係。應請

旨飭下靖逆將軍奕山等。向該逆嚴行詰問。究竟是否誠心乞撫。抑仍是得步進步之故智。使各省有所遵循。臣不勝翹悚待

命之至。其時英人赴浙之謠。雖傳播粵中。而靖逆以撫事方定。諱不上聞。遂復奉

廷寄。謂該夷赴浙滋擾。旣屬風聞。從何究其來歷。且果別

有思逞斷無先將傳播逗漏之理。著裕謙仍遵前旨。將江浙調防官兵酌量裁撤。不必爲浮言所惑。以致糜餉勞師等因。由六百里諭知。詎制帥甫抵鎮海。而廈門告陷之疾置已聞。于是飛檄定海總兵葛雲飛會同處州鎮總兵鄭國鴻安徽壽春鎮總兵王錫朋統各鎮兵五千前赴定海扼其內犯之路。英夷果于是月十二日。濮鼎查鄒士利等統帶大小火輪兵船二十九艘再犯定海。初以四舟駛進竹山門被葛雲飛等開炮轟擊斷其頭船大桅旋即竄去。十四日英兵由竹山嘴登岸。鄭國鴻等督兵抵禦殺傷相當。會連日陰雨轉戰泥淖中援兵不至士卒漸疲。十七日

英人分三路進攻。以小舟渡兵登山。撤丹死戰。首陷曉峯嶺。王錫朋中鎗死。壽春鎮一營遂潰焉。有頃。竹山門潰。鄭國鴻死之時。葛雲飛守近城。以扼道頭街之市埠。孤軍巷戰。被敵人揮刀削其半面。猶持矛手殺數人。植立于崖石間而斃。是役也。三鎮血戰七晝夜。連以扛銃扛礮。前後殲夷兵千餘。又檢其二帥斬之。傳言二帥者。濮鼎查。安突德也。浙撫謂濮鼎查已死。卽指是。惟定海無險可守。所馮者不過三面之山。寇踰山而入。勢遂不支。兵不過五千。備多而力分。山高而守勞。是其所以敗也。三鎮陣亡。

上謂其以四千殘師。當二萬巨寇。惋惜久之。均

飭部從優議卹。惟署定海同知舒恭受者。初以從三鎮殉難。奏請。

賜卹在案。其後逃避入省。浙撫以鳧水遇救。代爲開脫。於請隨營効力。與粵東之劉大忠先後同揆矣。

英人既破定海。踞城數日。統其得勝之舟師。自蛟門島進攻鎮海。時制帥駐師城內。分派甯波提督余步雲守招寶山。江蘇狼山鎮總兵謝朝恩守金鷄山。鎮海以笠山爲外障。以招寶山爲內屏。山之上。有威遠城。前明所築。以禦倭寇者。制帥以余步雲爲宿將。故以當關之責任之。而別遣謝朝恩守金鷄嶺。與爲犄角。初不意賊自山後來。而提營

之先潰也。初定海告急，制帥自東門城上瞭見提軍所守之招寶山上懸挂白旂，心竊訝之。乃擇日誓師于關帝天后之神，與各營將士約，毋得以退守爲詞，離卻縣城一步，亦毋得以保全民命爲詞，收受夷人片紙。如有不用命者，明正典刑。幽遭神殛，刑牲醴酒，示無轉念。提軍微聞其事，值誓師之日，遂以腿疾辭，不赴行禮。制帥祭畢，回營愀然不樂，語其僚幕曰：「夷人戰則尙紅，和則尙白。予見提軍張白旂于山上，故以誓師之舉覘其向背。今其情可觀矣。」八月二十六日，英夷舟泊鎮海。制帥方援枹鼓厲士，余步雲果詣城上請遣外委陳志剛赴夷船，暫示羈縻。制帥

不許。有頃英人舍舟登岸，攻招寶山，旋于山之後面以小舟載兵由石洞攀援而登。官兵腹背受敵，威遠城失守。英人復分兵攻金雞山，亦繞出山後兩路夾攻。總兵謝朝恩拒戰不克，被砲轟擊落水死。兩山既陷，督營官兵望風自潰。維時制帥家人遙見賊自北門入，制帥由東門奔赴學宮，趨前護視。中途遇一舟，踉蹌號泣呼曰：「元帥投泮池殉難矣。」家人急至，率潰勇覓水搶救，以小轎扛護出城。行至餘姚而卒。時提軍已不知去向。甯紹臺道鹿澤長逃入慈谿，詭稱入城河殉難。昏迷之際，被兵勇曳救，以小舟護送入慈，而鎮海之文武員弁皆棄城走。惟縣丞李向陽死之。

甯波去鎮海六十里。忽聞提軍回署。一郡大驚。又探報有外洋杉板船隻來至邵港。探量水勢。于是郡中自知府鄧廷彩以下。皆覓小舟。犇上虞。而提軍亦單騎自南門出。居民遷避一空。二十九日。英人以大小兵船八艘。直泊郡城靈橋門下。連開大砲。虛無人聲。因率夷衆舍舟登岸。城門洞開。遂不血刃而陷焉。夷酋郭士利首先入城。踞居府署。出示安民。始稍稍有至者。惟甬東大郡。半月之間。三城連失。而慈谿亦以寇氛逼近。官民棄城不守。浙撫聞變。亟檄飭前任福建臬司鄭祖琛督兵。畫曹娥江而守。防紹興防省也。裕帥之幕屬家人。自餘姚舟次輿尸前進。九月初一。

日自蕭山西與壩渡江。浙撫劉韻珂迎入杭城。始備棺衾。殯于地藏菴。越日歸其櫬于京師。具其事以聞。而諱言提臣擁兵不救之顛末。厥後制帥之家人余升控于都察院奏聞。

上飭逮余步雲入都。寘之法。裕帥死事既雪。奉旨照陣亡例從優議卹。

予謚靖節。惟金鷄嶺殉難之總兵謝朝恩。求遺骸不得。褒忠之典闕焉。

四明之旣陷也。浙撫告急于京師。

上簡授奕經爲揚威將軍。特依順文蔚爲參贊大臣。又飭

調陝甘兵二千赴浙進勦將軍以是年冬月抵蘇館于滄浪亭浙撫專任西路之防自江以東坐待大軍籌之帷幄立功反掌時有以專閫太遠爲言者而蘇門夙稱繁華都會供帳之隆聲色之悅將軍頗便之于是驛置偵探千里待報又多寄耳目于蘇浙最久之州縣以密謀制勝外人弗聞也時英人踞甯波又分兵守鎮海定海等處東至大洋聲勢連絡浙撫畫江而守紹興東逼慈谿求援日急而將軍以兵力太單抵蘇之後復遣人赴淮徐間招募山東江蘇義勇先後來營謀之三月末嘗一誓師而東有前任安徽泗州知州張應雲者請以計取之謂夷船自入內地

以來。率漢奸爲之嚮導。故所過城邑。如駕輕車而就熟路。然不過啗之以利。非有恩義之結。足以令其効死。今四明當水深火熱之時。紳民靡不延頸望大兵早到。而漢奸多其鄉人。誠得若輩傳將軍令。以重賞招撫之。使其皆爲我用。我兵攻城。先期預伏城中。內外相應。此兵法所謂因間也。將軍參贊皆以爲然。乃統兵自蘇起節。行過杭州。不少留。踰年悉衆渡江。而多魚漏師之變起矣。

二十二年正月。大兵次紹興府時。將軍參贊議同日分襲甯波鎮海。以牽制援應之賊。知州張應雲先期與甯鎮紳士約。令投夷之漢奸。分伏各處。以爲大軍內應。慈谿城邑。

已空。夷人聞大兵將至，悉退守甯波。張應雲請刻日渡曹娥江，先據慈谿以爲戰地。將軍乃下令移營進發。是月二十三日，揚威親統大兵，駐慈谿東門外。卽日分派總兵段永福以一軍直指甯波，游擊劉天保以一軍直指鎮海。參贊文蔚統大營兵駐長谿嶺，金華協副將朱貴統陝甘兵駐西門外之大寶山，以爲中路聲援。又飭張應雲率所募鄉勇一千五百人駐甯鎮交界之駱駝橋，以爲南北兩軍策應。南謂甯波北謂鎮海均約以是月之晦同時舉事。俄而師期漏洩，應募之漢奸有陰爲夷人作間諜者。該夷知之，反令漢奸設計勾結駱駝橋之鄉勇，倒戈相向。一時南北兩軍見

事急。先期進剿。遂以二十八日分襲甯波鎮海。皆不克。越日駱駝橋之鄉勇中夜自驚。悉奔入大寶山。副將朱貴方擬收集以圖進攻。而英人已爲先發之制。遂合甯鎮兩路之兵。長驅深入。二月初四日英兵由小西壩登岸。過夾田橋清道觀。循慈谿東門。繞過北門來攻大寶山。朱貴麾兵首發扛銃。自辰至未。擊斃夷兵數百人。俄英人增兵。自丈亭來。由散坂橋登岸。襲大寶山之後路。我軍前後受敵。忽鄉勇隊伍亂。反拒官兵。或直逼于前。或暗襲于後。或橫衝其旁。官兵不能支。有頃各營帳房火起。兵勇迷亂。副將待長谿大營之援不至。怒馬赴敵死焉。時參贊文蔚在嶺上。

聞敗方欲移營退守。突于昏黑之際。有漢奸數百人假充難民潰勇。奔投大營。官兵下山避之。行未數里。遙見嶺上火起。所有營盤帳房。悉被漢奸焚毀。烟燄蔽天。參贊奔回曹江。收集潰兵。退保紹城。揚威自東關聞變。已先時率護從兵丁走。是役也。兩營挫衄。喪其軍資器械殆盡。夷兵漢奸追奔數十里。大軍爲之奪氣。將軍留參贊守紹。輕舟回省。浙撫詢其致敗之由。遂以大兵慈谿失利。事勢危急入奏。又條陳十可慮。請操

乾斷。又增片奏請伊和來浙。于是撫議復起。

二月十七日

上授耆英爲杭州將軍。又

賞給伊里布七品銜。隨同赴浙。因劉韻珂之請也。維時英人以慈谿之捷。欲逞志于浙西。而偵知省城尖山海口。潮落沙淤。舟行多窒。遂思仍由海道以窺西路。三月二十六日。英師忽退出甯波。分撥大小船隻。專守鎮海。招寶山之要口。其大隊火輪兵船。悉由定海駛出大洋。浙撫初遣人偵之。不知其所往也。將軍聞之。遂以大兵收復甯波。奏聞未幾。夷船遊奕于江蘇之金山洋面。吳淞戒嚴。而英人謀進窺禾中。以牽制江浙兩省。遂轉入嘉興之乍浦。乍浦濱于大洋。爲兩省之咽喉。額設副都統一駐焉。時杭嘉湖道

宋國經亦督兵增守。四月初七日有洋艘數號駛至乍浦洋面游奕。水師不敢擊。初九日復將大小船隻排列陣勢連檣而進。又另以杉板小船十餘號。每船十人二十人不等。分泊西山嘴唐家灣等處。官兵分禦。衆寡不敵。陝甘調防之兵死者三百餘人。其駐防之兵分守天尊廟觀山灣一帶。英兵開炮轟入口門。我軍水師不利。乃調旂兵專守駐防之內城。初十日英人分股舍舟。由燈光山等處登岸。火箭齊發。突有漢奸在內接應。亦放火箭駐防兵亂。凡力戰陣亡及被火死者二百餘人。副都統長喜先在葫蘆灣禦敵受傷。復回至鎮城。城潰投水。前鋒搶救送至嘉興。越

二十日卒。其駐防左右營佐領防禦官陣亡者七人。乍浦水師右營把總韓大榮守觀山力戰死。知縣署乍浦同知韋逢甲率勇沿塘防堵。中炮傷左脇。越日死。其他駐防及本鎮士民婦女或被戕或赴水死者百餘人。蓋變起倉卒。遷避不及。浙省自被兵以來。民人塗炭未有酷于是役者也。時杭州將軍及伊相奉

命先後來浙。浙撫見勦辦不能得手。又續奉相機籌辦之密諭。遂與將軍謀。趣伊相至乍浦設法退兵。值副都統因傷開缺。奉

旨授伊里布爲乍浦副都統。英夷踞乍數日。揚言進攻嘉

興伊相至。仍遣家人張喜上夷船。見郭士利。告以撫事有成。令其先將船隻駛赴大洋。先是乍浦接仗。我軍生擒夷人十六名。械送嘉興獄中。郭士利索之急。伊相許俟船退。卽查明遣人護送至鎮海交還。英人如約。遂以乍浦收復。奏聞。禾中解嚴。浙之東西稍稍休息。然是役也。英人本欲進窺蘇松。撫事將定。仍思挾兵以要之。伊相遷延不圖速決。浙撫亦自顧門戶苟安目前。未幾而入江之患起矣。

按鎮海之地。明人刻石于威遠城上。以爲平倭第一關。蓋浙省之咽喉。而東南之一大門戶也。定海之役。三鎮血戰。數日殲夷衆千餘。以守則嚴。以戰則力。而浙東卒

不能保。魏然深言舟山一嶼以險則非門戶以富則非沃壤。以大則僅彈丸。明湯和經理沿海並未收入內地。原注明之定海卽今之鎮海康熙間始移定海于舟山而改舊衛更名鎮海順治八年議政王大臣奏言舟山乃本朝棄地守亦無益其令副都統率駐防旗兵回京此皆開國老成瞻言百里故康熙以前皆棄化外蓋城偏海濱船抵城外炮及城內迥非臺灣崇明之比乃甯波瀕海連岸之南田山壑成沃壤者反禁不許開而以重兵守孤懸之島轉使外夷得以挾制此地利之不得者計維棄定海而移其兵民于南田嚴守甯波伴退鎮海招寶山以誘入之而後于甬江下

游狹港塞其去路乘風火攻者爲上策。專守鎮海不使入者爲中策。分守定海則下策也。然則三鎮以敢死之將而位置于必不可守之城。豈非以隋侯之珠而彈千仞之鵲哉。若使裕帥當日權其輕重。奏請以定海爲外藩。而羸師以張之。使其既得定海。必謀深入。斯時以重兵守蛟門島。而招寶金雞爲犄角之勢。則此五千士卒之精銳三鎮同心之忠勇。縱未必能制其死命。而門庭堂奧之間。亦可決然无虞。且夷人亦未敢輕身試于不測之淵。而自取其敗。所謂未戰而得算多也。昔人言明智審量彼己。乃能預有所割棄。惜裕帥當日未識以棄

爲守。徒令三鎮以有用之才。寘之無用之地。力竭捐軀。而無裨于國事。豈獨將將之難。抑亦

國家用人之厄運也。

裕帥初殉難時。人言嘖嘖。頗有異詞。然其投入泮池。昏迷救出。行至餘姚舟中正命時。夷人方以重賞購制帥尸。遂兼程與尸前進。其渡江月日。及杭城官吏視其殯斂具。見浙撫原奏中。至其誓師一事。及余提督擁兵不救之顛末。其家人控詞。未之見也。後得見歟程梓廷制使所撰節帥殉難紀畧云。得自節帥患難與共之記室。敘述頗詳。今多據之。

原文具後卷
殉難記中

自英夷犯定海。裕帥

謂其犯兵家之忌者八。上書主勦。雖未免言過其實。而一腔熱血。報國拳拳。至其身任欽差大臣。予閱其前後章奏。及來往咨會之文。古誼忠肝。勃然義形於色。若夫用兵之成敗利鈍。非可逆觀。矧以今日沿承平之積習。文弛武玩。一旦禍幾猝發。而欲責堙河于一掌。倚支厦于獨木。雖知者亦知其難也。

國家舊制。提督隅坐。有事屬囊韉。從制府取進止。況以欽差大臣。統屬文武。而令不行于提臣。觀其白旂預懸。攜貳之情。已見。祭告稱疾。跋扈之形已成。律以軍法。則穰苴之斬莊賈。未爲過當。卽不然。亦當如魏絳之於揚干。

戮其麾下之一人。以徇于軍中。卽諸將弁皆股栗自致于死地。乃慮以閔牆召衅。不欲訟言。輒悒悒不自得。至于事之旣償。而自以其身殉之。亦可哀已。而論者謂其以剛取敗。比之于玉趙括。一輩不亦冤哉。

慈谿漏師之本末。据浙撫十可慮原奏前段語。惟奏內不及朱副戎殉難事。蓋甫接探報。未經查復。据吳侍郎鍾駿所撰朱副戎墓碑。增入之碑內所記。與浙撫原奏悉符。而浙撫奏內所稱城外接仗失利者。核其月日。卽指西門大寶山之戰也。大寶山之創夷。足與舟山吳淞稱鼎峙。蓋其時陝甘勁兵。淮楚義旅。皆摩厲以須。奮

欲一戰而副戎以忠義相激。僇力同心。若使將軍不募本地之鄉勇。不貪三城之收復。謀定而後戰。則大寶山一營。正兵法所謂疾趨戰地以待敵也。夷人守甯鎮之不暇。豈敢反攻。況番性多疑。見大兵逼處。各有戒心。亦可不攻而自退。夷人以三月退甯波未必不因大寶山之一戰若堅守慈谿以圖進取其退必速是則將軍此舉本非得算之籌。何況機事之洩哉。至其誤用間諜。招募敵人。任用之漢奸。作爲內應。反洩其謀。以致三城不克。兵勇轉多傷亡。据其奏中稱將軍回省面述之詞。必非有意羅織。又言將軍等密籌數月。一切布置區處。悉從隱秘。臣忝任封圻。尙不能深悉。遑問

其他等語。度彼時將軍在蘇。計已先定。函知浙省。又恐傳播漏洩。是以概從隱秘。似亦非浙撫諉過之詞。惟浙撫所陳十可慮。雖係實情。然亦與琦相所稱地理无要。可扼軍器无利可恃。兵力不堅。民情不固等語。同一危言要挾。故其附片奏請伊相來浙。卽爲異日請撫之張本。推其用心。見慈谿失利。紹興危甚。而省城一江之隔。有實偏處此之虞。故爲此以救眉睫之禍。中丞於是爲不終矣。

奕將軍之收復甯波。据其原奏。稱大兵進攻甯郡。逆夷畏逼竄退。現在派員收復。又續奏乘機暗襲鎮海情形。

極意鋪張。蓋其時聞乍浦已定。撫議欲襲靖逆在粵中。
痛勦乞撫之故智也。今據浙撫收復原奏爲得其實。原
奏稱該逆之退。或因甯郡已被搜括空虛。无可留戀。或
恐兵勇暗襲潛殺。不敢久留。此語已是爲楊威留地步矣。惟該逆未
未受創。忽爾退出甯郡。難保其不分竄他處。冀圖一逞。
等因。又稱該夷于二十六日。鼓樂前導而出城。查揚威
奏稱收復甯波。卽在是日。焉有大軍直薄城下。而夷人
仍復好整以暇。鼓樂前導而出城者。

上亦知將軍藉收復爲名。以自掩其半年來一籌莫展之
咎。亦不復深詰也。至其續奏焚燒鎮海夷船。尤非盡信。

之書不足爲據。又浙撫奏內言該夷在甯郡向居民逼索浙省十一府志書及黃河楊子江地圖則當乍浦既退焉有不防其潛入江蘇而但以退浙省地面爲計之得此與楊嗣昌之縱楚賊以入蜀者何異哉。

附錄廖侍郎

鴻荃

奏劾廈門道原奏

爲道員新升臬司請

旨申諭以釋羣疑事。臣近讀

上諭四川按察使著劉耀椿補授。欽此。查劉耀椿山東進士現任福建興泉永道。駐劄廈門。上年廈門失守。卽係伊任內之事。旣不殉節。又未黜謫。已屬僥幸苟免。茲復

晉授臬司外議頗多臣愚亦不无駭異伏思我

皇上臨御二十餘年賞功罰罪一秉大公何獨于廈門失守之劉耀椿轉加

恩擢或其人才具甚屬難得畧前愆而期後效如秦用孟明之意非他人所可比方抑或查明廈門失守全係顏伯燾一人之罪伊无須分任其咎亦祈

特旨明白宣示以釋羣疑否則該道員忝冒升階未愜衆望事件猶小誠恐統兵之將帥守土之官吏誤會

聖意謂失守廈門如劉耀椿者不特免罪更可升官將來更有何人爲

國家守城捍禦寇敵乎此其所關於

國事軍心者最巨。臣于劉耀椿素無識認。誠以夷務方殷。賞罰勸懲爲行兵之首。不得不披瀝愚忱。冒昧密陳。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謹奏。

按此奏當奉

上諭。劉耀椿上年失守廈門。經該督奏請嚴加議處。維時因閩浙兩省失守。官員尙多未據奏到。是以未經降旨懲辦。所有福建浙江及江蘇三省失守城池各員著該督撫迅速查明參奏。毋得再有遲延遺漏。劉耀椿既有

應得處分。自未便遽加升擢。著以道員留于福建。交怡
良差遣委用。仍著入于應議各案內一體核辦。欽此。查
自廈門陷後。寇擾浙省。則定海之舒恭受。鎮海之甯紹
臺道鹿澤長。甯波之知府鄧廷彩。均經浙撫奏請隨營
効力。迨該夷入犯大江。則江蘇各官吏無不紛紛效尤。
自侍郎奏後。始將各省失守之文武員弁次第查辦。然
自余步雲外。其餘概從末減。重者僅予遣戍。遂無不及
于

寬政矣。

臺力戰不克死之。軍門見軍無後援。撫膺頓足嘆曰。垂成之功。敗於一旦。制使殺我矣。遂中鉛子傷噴血死。夷兵乘勝入寶山。牛督已自西門逸出。右頃火起。西炮臺存儲火藥。悉被焚燒。寶山遂陷。英夷入城查點各船。盡斃之。兵憤甚。乃驅本地壯丁爲之搬運財物下船之後。悉虜之以充斃夷之數。上海距寶山八十里。聞變自監司以下。皆覓舟遠遁。商民遷徙。城邑已空。英師舟泊新閘登岸。遠北門而入。遂不戰而陷焉。惟尤提軍勑統壽春鎮兵二千守松江。英師方自上海進攻。官兵并力抵禦。放炮相持二日而退。中流砥柱。賴此一軍。而一時論者。獨惜吳淞之戰。功虧一

三
簣牛督掣提臣之肘。而不知己自斷其右臂。遂以釀京口
白門之厲階。則其罪蓋浮於余步雲矣。軍門之死。有武進
士劉國標者。負其尸匿蘆葦中。越十日。嘉定大令練延璜
求得之。遣人舁至膠城。殯於關帝廟。嚶人爭詣哭奠。繪遺
像祀之。事聞得。

旨賜謚忠愍。

六月英夷欲由海入江。先自上海駕杉板小舟。擾及無錫
之邊界。及江陰靖江等縣。鄉民聚衆逐之。不勝去。遂自福
山放洋游奕於圖山關外。關爲由海入大江之口。先期有
鎮江紳士請於常鎮通海道周項。以圖山江面陬隘。一水

中泓兩岸設防火攻足以及之。周乃親詣圖山相度形勢。紳士偕往。爲指陳堵截守禦事宜。需費數萬。觀察周慰海口。笑曰。挺而走險。彼必不來。來則俟其擱淺而圖之。虜在吾穀中矣。糜數萬金以設萬一之防。誰其任之。時當盛夏。海洋潮汐旺盛之時。又值南風司令。英舟揚帆乘潮而入。是月十四日。英夷火輪兵船悉抵鎮江城外。至則登岸。滋擾。參贊大臣齊慎。湖北提督劉允孝。督兵禦於城外。見兵力不支。退守距郡四十五里之新豐地方。外援既斷。英師距煙攻城。城中惟駐防一軍。差完副都統海齡率以死守。攻之二日不克。夷人乃以火箭射入城中。延燒近城房屋。

火光燭天。遂乘間架雲梯入城。先開城門。城中居民紛紛逃出。乃以兵攻駐防。殺旗民無算。副都統閻戶自焚。擊全家殉焉。是役也。官兵內外數千人。不戰而潰。常鎮道周頊及鎮江府知府祥麟。丹徒縣知縣錢燕桂。先後棄城走。其駐防之民。夷人積恨。無男婦少長皆屠之。驅羣羊而攻猛虎。其不格明矣。京口既潰。瓜儀一帶之鹽梟。乘間劫掠。夷艘來往游奕。擊而焚其船。居民望見烽火。弗辨也。僉以維揚居天下膏腴之地。又當其下游。順風揚帆。半日可到。淮之場運兩商。尤岌岌抱垂堂之患。時有漢奸之謀者。在揚謂可乘危以微利也。乃揚言英人戒師。期將因糧於揚。以

規取江甯。非速備贖城以求免者。禍且旦夕至。贖城者。夷人挾兵索賂之口號也。商人聞警。將謀盡室行。適有在揚城開張書畫館之江壽民者。素善於淮商之門。下客顏某請身至京口。謂之。謀者以告馬利遜。呼之入。索賂欸六十萬。江壽民請減其半。馬方欲疾趨江甯。意不在揚。而獲儻來之利。許之。歸以告商人。而淮商皆中落。咄嗟無以辦。具白於鹺使。但明倫。但不可。商人曰。納賂以行成。不猶愈於齎糧而藉寇乎。但叔暗無以應。乃作爲商人提借之欸。飭總商具領。事後歸償。卽日交顏某偕江壽民致送京口。遂以紓禍。迨白門撫議定後。在於本年所付之六百萬內。劃

扣。使商人浸浸置身局外矣。

是月之下旬。英夷濮鼎查馬利遜等。自鎮江駛駕火輪兵船八十餘艘。連檣上萍。自觀音門至江甯北河外之下關。傳烽舉火。照徹城中。時牛督方自上海回。沿江告警。一日數驚。然不謀江上之守。惟引領東望。日遣人探欽使起居。而耆帥方自浙西起節。伊相初到。大局未敢專也。夷艘抵城下。趣之急。牛督飛書照會。以欽差大臣已奉

諭旨。永定和好。不日即可到省。七月初三日。伊相遣家人張喜偕揚州商賈。先詣英舟。傳大府意。羈縻之。濮鼎查馬利遜謾語曰。耆將軍到。未知何日。若歸語欽差制府。爲我

治邸舍於城中。入而徐議之可也。答曰：通好出自

密旨，非百姓所得聞。待者將軍至宣揚。

上意曉示軍民，則四海一家矣。馬利遜曰：我軍數萬里遠來，轉輸無及。方謀就食於城中，若必欲俟者，將軍者速爲我辦餉糈三百萬。二人者歸以告伊牛。時新調壽春鎮兵已抵城外，將弁陳平川等皆憤憤請決一戰。牛曰：虎鬚未可撩也。曰：然則請閉城登陴而守。牛曰：是令寇疑我。時江甯京口將軍在座，聞之拂衣而起。南畿城守其嚴重視京兆將軍錄鑰壯啟，閉必以時制。府遇有急事，夜鑿傳呼，必遣人告將軍。索令箭然後得啟。方夷船之泊下關也，將軍

亟傳令箭開城。城中兇惡。時居民方戒京口焚燒之禍。盡
送其帑。又遷新舊殞厝于郊外。猝聞重閉之令。漏限已促。
填塞城門。有枕藉死及推棺而暴露者。制府止之不可。乃
劾將軍。將軍亦具疏劾制府。然牛督惴惴恐誤撫局。伊相
來往調停。約以已啟申閉。迨見敵情叵測。牛督殊無意戰
守。怒而歸。傳諭旗兵。閉駐防之內城。設紅彝炮于城上。遙
對制署。居民益恐。維時英夷已將要求各款。先行照會。款
內一議。索烟價商欠戰費銀二千一百萬。一議。准寄居質
易于廣州。福州。廈門。甯波。上海。五港口。一議。英人之有職
者。與中國官員用平行禮。其餘則劃抵關稅。釋放漢奸等。

欵未請鈐用

國寶以昭誠信。要三帥刻日畫諾。初六日。耆帥入城。先按其所請各欵。逐一照覆。稍稍駁詰之。英人不可。又聞壽春鎮兵之至也。謀先發以制之。初八日。戌刻。夷舟突張紅旗。旋分兵安設大炮于鍾山上。山在城之東北。俯瞰全城。牛督初以議撫。不謀扼險而守。遂爲所踞。揚言詰朝攻城。牛督亟遣人止之。初九日。三帥遣侍衛咸齡。江甯藩司黃恩。彤甯紹白。道鹿澤長同張喜等。前詣下關夷船上。告以所請各欵。業已据情代奏。俟奉到。

批回。即可永定和約。是日。耆伊二帥由八百里駟置奏聞。

上覽而憤甚。以其奏示樞臣。是時滿首揆攬機務。謂兵興三載。糜餉勞師。曾无尺寸之效。勦之與撫。功費正等。而勞逸已殊。靖難息民。于計爲便。

上亦久厭兵。而幾幸外夷之一悔禍也。爰排廷臣之議而許之。惟福州係省會之地。

飭以泉州換給。所請鈐用。

國寶之處。著易以該大臣等關防。時三帥退兵之後。將以修好。先遣張喜等上船。約以十五日相見于舟中。馬利遜通曉漢語。有傳其爲漢奸之仕于夷者。語來使曰。我夷人不諳中國儀注。必欽使制府之來也者。請以本國平行禮。

相見。蓋夷人拜跪之儀。惟施之于天主。其見國主。則免冠。屈一膝。若平行來往。惟舉手加額而已。屆期三帥率侍衛司道等前詣英舟。與濮鼎查等四人相見。皆用夷禮。申訂盟約。十七日各大吏復親詣下關。具牛酒犒師。濮馬等忽辭不見。大吏回城。亟遣張喜登舟問故。馬利遜曰。前定之款。無可通融。苟中悔者。將執橐韃以周旋。何以見爲。蓋多魚之漏師也。大府奉到。

批示。懼撫事中沮。祕不以聞。仍奏乞。

天恩。俯如前請。又稱鈐用。

國寶。乃其本國主所藉以覘向背從違者。若不奉允准。所

議各條一概不行等語。

上知三帥之危言要挾。而度其不能戰也。趣卽依議完案。三帥果于覆奏之後。堅訂前盟。一如其所請。十九日三帥率同城文武。前赴儀鳳門外之靜海寺。時濮鼎查乘坐綠呢大轎。護從兵丁二百名。整隊來寺相見會話。將前議各款。先後畫諾。二十一日英將濮鼎查馬利遜等。由旱西門進城。至上江考棚答拜。是日大吏傳集四營兵。擺隊鼓吹。升炮迎之入城。馬利遜來往傳說。議俟本年六百萬交款後。原議二千一百萬本年先付六百萬餘一千五百萬分作三年付給奉到硃批鈐加。

國寶卽全數駛出吳淞口外。是役也。三帥拱手受盟。一詞莫贊。而若閒作說客者。張喜。及商夥顏某。預通消息。黃恩彤。鹿澤長。因其介紹。數至舟中。以締三重臣之好。兼爲億萬生靈請命。舒恭受來省差後。亦効奔走之役。浙撫所謂折衝于口舌之間者也。將軍德珠布者。遇變無遠畧。獨倔強不附撫議。遂與牛督有隙。耆伊再三緩頰。始撤駐防城上之炮。然將軍足不上夷船。聞撫事成。輒決皆呼老牛。而置其首禍也。白門事定。黃恩彤升任粵撫。鹿澤長舒恭受本以失守論劾。續經耆相及浙撫先後保奏。得從末減。而張喜顏某者。亦奏請。

賞給五品頂戴。皆以預撫事有功云。

按吳淞之役。關係江上全局。牛督掣援而走。不知其開門揖盜之禍。馴至于兵臨城下。倪首蒞盟。遂爲東南戎首。陳軍門竭三年熱血。盡瘁匪躬。固已操勝而後戰之算。不意乖其所遇。乃與恇怯觀望之元帥共事。以殺其身。豈非天哉。軍門既沒。吳人撰表忠紀。實以記其事。其前段語悉與牛制使原奏相符。後段則制使掣援而走。自諱之也。今所敘述。自表忠紀實外。參以毛侍郎式郇所撰忠愍祭文。及浙人所記忠愍遺事。采入謝貳尹歸思忠錄中。罪牛督。衆口一詞。然則軍門之死。其非戰之罪明矣。關

軍門之死也。琦相實殺之。裕帥之死也。余步雲實殺之。陳軍門之死也。牛督實殺之。觀於三忠殉難之本末。則千載而下。必有援曲端武穆之律。以成定讞者。其亦可爲長嘆也已。

京口之役

上飭查明副都統遇害情形。蓋其時常鎮道周瑣棄城而走。聞副都統之死。懼于

嚴譴。乃託以誤殺良民。被民殘害等情。嗣奉

旨交耆相查明。城陷之日。該副都統力竭自經。實非被人戕害。更尋獲其尸。並一妻一孫于灰燼中。又拾得都統

印信及所着袍襟。並其妻玉環。崔撫取具合營及紳士切結入奏。周以稟計不實。與城陷未經殉難各員一體議罪。京口士民。以其懷諫殃民。又欲陷忠良于死後。罹百姓于非辜。乃編爲十字謠。揭之通衢。周慙憤而去。人言之可畏如此。

白門之撫。英人挾兵以要之。牛督危言以脅之。予閱其奏詞。言形勢萬分危急。呼吸卽成事端。既鋪張鍾山架炮之事。又言事若不成。卽遣人前挖高家堰。道聽之語。不知傳自何人。而任意指稱。以效腐鼠之嚇。牛督之罪。上通于天矣。者伊初到。預存一不敢戰之心。而先入之

言方寸已亂。開門之揖。借一無謀。卿欲不撫。烏可得哉。
夫浙撫之薦伊相。此爲請撫之張本。伊相退乍浦之兵。
是時耆相方在杭州將軍任內。業已奉

密旨相機籌辦。何以不在浙省了此一局。致有畫蛇添足
之後圖。是浙省餽以甘言。而蘇人受其實禍甚矣。牛之
慙不如劉之黠也。當夷船泊下關時。伊相張喜俱已到
省。牛第閉城而守。必有從旁而解紛者。旣不能誓師討
賊。視其力之所能爲。則當袖手充耳。姑聽命于發蹤指
示之人。毋令天下後世以我爲首難。不亦可乎。怖林非
勇。越俎非知。受辱於夷人。而屈身于斯僧。其亦可已而

不已。夫聞撫事既定。夷人但請者伊列銜。而牛督不預焉。嗚呼。此毛遂與楚王定。從呼十九人于堂下曰。公等碌碌。所謂因人成事者也。牛督本因者。伊以成事。正宜置身局外。何至一朝聞變。不勝其殼觶。而亟亟焉欲攘臂于其間。欲以紓禍。不恤人言。牛督其顛矣哉。

附記白門邦上遺事

壬寅欵議既定。濮鼎查馬利遜入江甯省城。大府宴于城北上江考棚。馬利遜者。英人專司文案之官。名如漢人參軍長史之類。其人給辯多智謀。濮以武臣統屬兵將。而折衝樽俎。馬利遜實左右之。方飲酒正酣。馬利遜

告三帥言我兵來時本不敢遽入內江。輕造重地。緣先期遣人探水。由沿江一帶上津。安徽至蕪湖爲止。其先後探過七次。每遇險要處。停舟泊岸。周行蘆葦間。不見一兵一將。然後放心前進。若和議不成。長江天塹固將一決勝負也。此當日文武員弁所共聞者。並聞耆相舉以告人。謂馬利遜如何識得長江天塹之語。是則井底之見也。白門人傳撫議定自馬利遜一人之手。而馬利遜之見于檔案者。凡三。嘉慶二十一年副羅爾美行。道光二十年副義律行。是年副濮鼎查行。皆書其官名。非前後一人也。據臺灣紅夷供稱。是年來中國之馬利遜。其名贊臣。疑卽此人。西人有撰

馬禮遜傳者是爲嘉慶二十一年來中國之副使其名曰羅伯得。幼入書院習耶穌教。弱冠游粵中。習中土語言文字。歸爲英之繙譯官。二十一年隨正使至京師。以不習拜跪禮辭。歸著華英字典。又購中國書萬卷。儲于英之倫敦書院庫中。道光十四年卒。此西士之彬彬爾雅者。又據庚子辛丑間澳門月報言馬利遜自云。只畧識中國之字。若深識其文義。卽爲甚遠。近日英人刊行之書。有馬利遜所著外國史畧。紀五口通商以後事甚詳。疑卽道光年間來中國者。其言畧識中國之字。自是謙詞。歐羅巴風會日開。又兼中國不得志之儒生。藉通

番以糊口其識得長江天塹之語固无足怪也。惟牛督當日亟亟規措撫事不謀江上之守。夷舟由數萬里入中土。每到口門輒先遣漢奸駕小舟入內河測量水勢。或卽雇當地漁船爲之嚮導。中國不備不虞。是以敵人覘其虛實易而侮之。觀馬利遜云云。正王廉訪所謂直入無人之境。非如入無人之境者。是年安徽巡撫程林采聞寇至鎮江。督兵堵蕪湖。鑄鐵鎖橫于東西二梁。報銷十萬兩。議撫之後棄置江干。遂爲廢鐵。昔人謂以人力設險而不以人力守之無益也。今夷人探水七次無過而問焉者。鐵鎖鐵椎何益于事哉。

方夷人之至下關也。江甯黃方伯恩彤令城內行保甲之法。凡居民鋪戶對門五十家立一柵。給以牌冊。晝啟夕閉。以防城內奸民乘亂劫掠。白門人初甚德之。然其出示安民。則稱夷人爲乞撫而來。非求戰也。自張喜通撫事消息後。方伯親詣下關。與濮馬等訂盟。來往日益密。有傳其一日在城外夷船上夜飲。一宿未歸。初英人以舟師至。又分股由陸路擾及句容鄉鎮。嗣聞城中議撫戢兵以待。其時漢奸方充斥于城內外。而夷人自以其言語衣服與中國異。埒郭之十里內不敢輕身出游。居民亦微聞撫事成。弗備也。迨夷人自上江考棚宴歸。

意侈體泰。游覽湖上。及聚寶門外之報恩寺。觀者如堵。數日後有夷人在南門外。目其婦女之皙白者。執手調謔。居民憤憤。糾土人摔而毆之。受傷者歸舟。訴于其酋。酋怒。趣衆將執戈赴門。方伯聞之。亟登舟往謝。而酋必欲得主者。按問方伯。乃謀于兩首尹。以翌日枷鎖軍犯數名充歐者。詣夷船謝罪。事始寢。旋出示曉諭軍民。謂外夷重女輕男。執手是其本俗。爾居民慎勿驚疑。致滋事端等語。江甯人傳爲口實。當二十年餘。姚人獲夷婦。得其所繪彼國朝儀圖。國中大臣進謁女主。皆屈一膝。以手執女主之手而嗅之。此卽方伯重女執手之所本。

云時又有鹿澤長舒恭受者。係浙省失守之員。劉中丞力爲開脫。又推轂于耆相。帶至江甯。遂同與撫事之局。蓋二員自論効後。隨營効力。因委赴海疆偵探軍務。遂數數與夷酋馬郭等往來。故白門之議。雖方伯在外主持。而鹿舒二人陰左右之。浙撫前奏該二員爲夷人所推服。後又奏稱該道等隨同措置。折衝于口舌之間。亦復著有微勞等語。一時清議所及。以爲汗巖刻章欺朦天聽。不亦輕朝廷而羞當世哉。

當三帥詣夷船相見其時侍從之文武員弁多係四營中人。歸述其事。言三帥登舟。濮馬等皆回避。有夷官引

至舟中高樓上。拜謁英國主像畢。然後與英使用平行禮相見。大吏唯唯如命。而講述其事。又以爲樓上所供卽天主像者。不能具悉也。又傳聞欸議旣成。夷船尙未起碇。值是年八月初十日爲

宣宗萬壽之辰。夷人築壇于下關之靜海寺外。屆期夷酋皆北向呼

嵩叩祝。則以爲君臣之禮。固當伸其易地之敬矣。惟彼國人自言非入席見天主不跪。而所繪朝儀圖。傳爲流布。予親見之。乃知其屈一膝者。卽其見君父師長崇敬之禮。佛經言須菩提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今之

中印度爲古佛國。此卽西人屈一膝之所自來。今旗人請安亦屈一膝。漢人效之。凡屬吏見長官皆以此示崇敬。是則中外之禮大畧相同。而其舉手加額亦與漢人之拱手推手相似也。

揚人納賂之事。江壽民因之以爲利。但都轉貪之以爲功。而微幸于十年之前。厲梗于十年之後。觀咸豐三年粵匪之禍。豈造物之有意弄人耶。何其人其事之不約而同也。但以詞科清望出視。離務曾在兩淮署中。取聊齋志異親加評點。以爲此感應因緣。足以勸善懲惡者。是則干戈擾攘之秋。侈談果報。抑亦坐不闕堂之長者。

戎服講經之元帥歟。江壽民以保護維揚有德色。出入于官商廨廡中。公私祕密。皆得預聞。三年賊陷鎮江。有奸細入揚城偵探。江識其人。遂欲效前事。以賂止之。適但都轉助防在揚。與現任都轉劉良駒同畫守禦之策。二十二年之事。但以身在局中。謂江壽民胆畧過人。淮商亦信任之。于是兩都轉意見相合。悉聽紳商區處。而相率爲掩耳盜鈴之舉。迨江至京口。賊目欣然受賂。告以此行志在北上。沿淮涉河。勢不能越刊溝而飛渡也。乃約以過境不入。令官員暫避城外。事過之日。猶得以守城退敵論功。于是自嵯使以下皆出城。江壽民自謂。

得計。以其身質于賊營中。賊抵鈔關。託以入城覘視。帶領數百人。分住城內各廂宇。秋豪無犯。江壽民徧告居民。按堵无恐時。

上方飭漕運總督楊殿邦督兵駐守揚城。紮營在外。江壽民見城中之賊日益充斥。方欲詰其敗約。而賊聞續到之官兵。反責江壽民預通消息。欲以空城計陷入重圍。遂鞭壽民。貫其耳。驅之登城。以退官兵。江自以賣城之罪。百喙難辭。因乘間自盡。賊乃下重閉之令。樹幟負隅。振臂一呼。羣盜蠡起。維揚之民。方抱虎熟睡而不之覺。蓋聚而殲者過半矣。夫重賂以求免。此所謂救亡之不

暇其辱已甚。而乘危徼利之市傭。輒思僥幸于再試。乃以一群人。委之釜中。几上而身亦隨之。是則修江壽民之尸。而寸磔焉。曾不足以比死者之一洒。而合城自都轉以下。方信其墓拱尸居之。嚙語。冀以支撐傾厦。解救垂堂。信乎一之已甚矣。但以二十二年之役。商人德之。故其罷黜後。仍來往淮上。迨粵匪東下。奏請隨營効力。卒以此蹈前車之覆轍。而身當其禍。致令他日過邗上。談往事者。輒以但江二人爲始終成敗之關鍵。有識者惜其身任專圻。而失身于市井也。